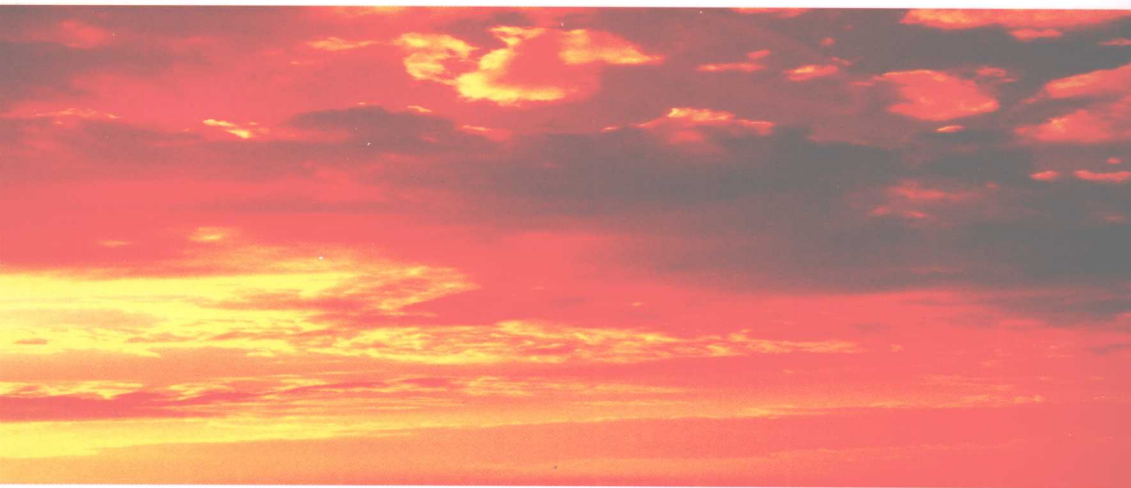




# 高 潮

*gao chao*



— 西 走 罽 —

幸福的事总是在不可防备中突如其来，  
叫你喜出望外；  
而一切不幸的来临也并不总是在预料中发生，  
令你欲哭无泪。



# 高潮

gao chao



西 走 齋

幸福的事总是在不可防备中突如其来，

叫你喜出望外；

而一切不幸的来临也并不总是在预料中发生，

令你欲哭无泪。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高潮/西走 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 - 7 - 5387 - 2520 - 9

I. 高... II. 西...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9374 号

高 潮

作 者	西 走
出 品 人	张四季
选题策划	郭力家
责任编辑	刘瑀婷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 130011
电 话	总编办: 0431 - 86012926 发行科: 0431 - 86012939
网 址	www. shidaichina. 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660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195 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GAO CHAO 目录

- 第一章 光阴的故事 001
- 第二章 十年 015
- 第三章 往事不要再提 033
- 第四章 男人哭吧不是罪 041
- 第五章 欲望之城 059
- 第六章 香烟爱上火柴 070
- 第七章 怒放的生命 082
- 第八章 冲动的惩罚 092
- 第九章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107
- 第十章 红颜 118
- 第十一章 相思风雨中 131
- 第十二章 白色恋人 143
- 第十三章 爱我，别走 156
- 第十四章 我们能不能不分手 173
- 第十五章 很爱很爱你 197
- 尾 声 高潮 216

## 第一章 光阴的故事

十八岁那年，没有女朋友，我还是个很单纯生猛、毛手毛脚的少年。生理上最明显的是结节凸起，胡碴扎出，时不时暗地里去挤满脸的粉刺。白天走在外面，遇见漂亮女生，多看两眼，脸就会红，晚上平躺在床上，满脑子便会胡思乱想。高三上学期，一个并不漂亮的女生莫名其妙地爱上了我，她叫俞斐，她写了张字条对我说：“你是我夜空里最闪亮的那一颗星星。”我说：“我怎么不知道，我感觉自己就像一根被遗忘了的置放在黑夜里的木炭，无人关怀、无人问津，但热情饱满，随时随地准备燃烧。”她说：“你讲话挺有意思”。我说：“你比我更有意思。”在一年的炙烤、撩拨、若即若离的接触和或明或暗的眉目传情中，她终于点燃了我那根已经置放了很久的黑夜里的木炭。

第二年，俞斐上了天津一所大学，我也考上了北京××电子学院。被她点燃的熊熊的青春之火整整烧了四年，在接下来仅有的半年或一年见一面之后长长的空余时间里，我只有从一天一封信到一天五封信地向她表露着我对她海枯石烂的爱，以不辜负她在学生时代对我的海誓山盟和绝对坚贞的纯情。在这寂寞难挨的四年里，日日夜夜、分分秒秒，我的心无时无刻不在为她跳动，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四年里我竟一直为她保留着那份童贞，有时候面对身边漂亮女生不断投递过来的秋波，我想，也许她现在早已经被几任男友戳

成枪靶了，我还在固执地为她守望。但她那种暧昧的态度总是让我每次准备转身离去时，显得优柔寡断。四年结束了，我想她也应该给我个结果了。带着对她长久思念累积的煎熬和憧憬，我再一次踏上了北京开往天津的火车。

幸福的事总是在不可防备中突如其来，叫你喜出望外；而一切不幸的来临也总是在预料中发生，令你欲哭无泪。

我在杨柳青那边一个小饭店，被她告知：她已有 Boyfriend 了，她说他能帮她留在天津的海关。我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大口大口喝着马尿一样的扎啤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希尔顿。她说你别抽、别喝了，行不行？对自己身体不好。然后我喝完最后一滴马尿，把那半包烟也揉碎扔了。最后，她说：“我可以和你做一天一夜的夫妻。”我咬咬牙说：“行。”

她很阳光地说：“我带你去四处逛逛吧。”我无比白痴地跟着她去了她们学校附近的森林公园和几家杨柳青的年画社，接下来我们去了市里，在劝业场里她给我买了一根领带，她挎着我在天津的大街小巷到处乱窜，俨然一对热恋的情侣。中午，在吉美大厦下面的一家小餐馆里，我喝得酩酊大醉，摇晃着，出了门就指着路人骂。她把我撵到海河边的石凳上，对我说：“你要难受你就哭吧，哭出来就好受了。”我说：“哭什么？”那时满大街店铺里的音箱齐声唱着“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她说：“是我对不起你，今天我是你的妻子。”我冷冷地笑几声。望着阳光下波光粼粼的海河水，四年来积聚在胸口扑不灭的火焰和翻滚在胸的一腔辛酸委屈，此时直往上涌，一股一股的。我快速地往海河奔去，却没想双腿发软，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上。她赶紧抓住我，说：“你疯了，你要干什么？要为我殉情吗？我值得你为我这样吗——你看看我，要长相没长相、要家庭没家庭，你干吗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你死了，我就不嫁人了吗？醒醒吧，郑南。世上好女孩多得是。做不了夫妻，我们还可以做朋友、做情人啊。”直至晚上我一直在撒酒疯，不是哭就是笑的。俞斐把我带到一个旅社里，开了一个房间，给我洗脸，给我擦脚，给我宽衣

解带。那一夜我什么也没干，睡得就像死过去一样。

大学毕业后我去了南方，从此再没有见过她。

2

那年，初到南方，凭着少时累积的那点儿对文字的理解，我先在一家报社找到一份小编的工作。干了三个月，觉得钱（前）途暗淡，在朋友的介绍下，我又去了一家合资的电子公司，做市场营销之类的工作。一个月三千块工资，除了租房费、水电费和日常开销，所剩无几，勉强度日。干了一年实在没劲，正好大学同学顾思奇打来电话说，他在北京刚开了个科技公司，缺人，问我愿不愿回去帮他，我说为朋友两肋插刀，命都可以舍去，别说其他了。就这样我又重新回到了北京。

回到北京的当晚，顾思奇就带了两个女孩，在万寿寺旁边的一家小餐厅里为我接风。春风沉醉，夜阑灯尽，喝到最后，四个人站起来都立不稳脚跟了。一个叫张婷的女孩和顾思奇互相搂抱着，我和姓金的一个女孩也相互搀扶着，出去打了个面的，回到了顾思奇在海淀新村的出租房——那个在北京我们唯一可以歇足、称之为家的地方。

顾思奇和张婷回到了卧室，顾思奇嘴里还“干杯、干杯”地吆喝着，我和姓金的女孩在沙发上躺着。因为沙发空间有限，我和她贴得很近，就隔着两层衣服。她双眼紧闭，呼吸急促，粉面腮红，热热的气息扑在我脸上，胸前鼓鼓的，让我全身极度膨胀起来。正在这时听见卧室门“嘭”地一声被关紧了。我心想，肯定是顾思奇那小子佯醉要干坏事。正想着，姓金的女孩，手环过来，侧身翻过来面对着我，长发扫到我的脸上，胸前双峰顶触着我的身体，我也按捺不住有些颤抖的身体，禁不住去摸她，一边试探着去吻碰她那温热的双唇。在沙发上，我们急切慌乱地抚摸、亲吻着对方。我听见卧室里断断续续传来张婷发出的异样的声响，终于扯下了姓金

女孩的衣裙……

睡到清晨，天刚蒙蒙亮，我被一声刺耳的尖叫声惊醒。姓金的女孩一把抓着衣服遮住自己的身体，我也着急地穿上了衣裤。卧室门开了，顾思奇揉揉惺忪的眼睛，说：“怎么了？这才几点钟，就吵吵。”

姓金的女孩快速抓起她的衣服穿上，这时，我们同时看见了沙发单上的血渍。姓金的女孩又是一阵刺耳的声嘶力竭的尖叫，近乎歇斯底里。然后就是掩面号啕大哭，长发乱糟糟地垂下来遮住了她的整张脸。这时，张婷已从卧室跑出来，询问着她：“怎么啦？金小曼。”我低头坐在一旁，紧咬双唇。张婷推着金小曼搐动的双肩：“金小曼你倒是说话呀，到底怎么啦？”金小曼指了指沙发单上的血迹。

顾思奇在一旁丢给我一个鬼眼色，一边说：“没什么吗？又不是故意的，再说昨晚大家又喝了那么多的酒，都醉了嘛！又不是强行和故意要那样的。郑南，快跟人家道个歉。”一边狠狠地说着我，一边捂着嘴忍不住地笑。张婷狠狠地瞪了一眼顾思奇，又诘问我，“你会对她好吗？以后。”我赶紧说：“我会的，我会一辈子对她好的。”金小曼的哭声才渐渐小了下来。转而对我愤愤地说：“谁要你一辈子对我好的，臭流氓！不要脸！”我没吱声，就叫人家骂几句吧，谁叫自己不小心抢走了人家的第一次呢！

后来，我才听顾思奇说，那两个女孩是医科大学大四的学生，张婷是他一个朋友的妹妹，这几年一直在明明暗暗地追他，金小曼是她带过来的同学，他也就只见过她两次，没想到被你小子捡了个大便宜，还是个处女。我说：“那我还是处男呢。”顾思奇说：“就你，那叫光棍，还处男呢。”反正我心里是暗自美滋滋的，夜里总想着发生在那一晚上慌乱中的快乐。

顾思奇的家是山西大同的，他爸爸在当地开着一个煤矿。上学时经常开车来看他，个子不高，脸黑黑的，浑身上下全是肥肉，短



发大头，人很憨厚。一来总是给顾思奇带好多吃的、穿的，临走时出手也很阔绰，百元大钞一沓一沓给他，我们都很嫉妒，想着法子、绕着弯子套顾思奇的一百元。我们毕业后，顾思奇不想回山西，说咱们这个专业，回去老家也用不上，就留在北京，和我一样曾换了好几家公司去打工。一年后，他对他那个有钱的老爸说：“我要在北京开一家公司。”言外之意：给多给少，您老就掂量着看吧。他爸爸说：“灰小子，好啊，需要多少钱，我给你汇过去。”他说：“少说也得十几万吧。”他爸给他汇了十万，说让他先用着，回头不够再给他汇。

那可是十万块钱哪！在1996年对于一个刚刚毕业的穷学生来说，可谓是一个望尘莫及的天文数字了。豪情冲天、壮志凌云的顾思奇怀揣黑糊糊的十万元现金，在当时还羽翼未丰的中关村附近租了两间店铺，开始了他的创业梦想。他给他的公司起了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凯达创奇科技有限公司。他说这是他整整一个星期蒙在被窝里憋出来的，我说：“起得好，起码这四个字里有你自己名字里的一个字，名字挺有创意，可我们干吗呀！十万块钱连两套电脑也买不齐。”顾思奇神秘一笑，说：“山人自有妙计。”

原来他早有准备，他说起他以前在的那家公司：“你知道吗，人家经理是个海归，从美国硅谷回来创业的，他说中国现在IT业属于起步阶段，品牌电脑资金投入大，资本运行高，市场售价自然就高，一边代理品牌机，一边拓展分装电脑的配件市场，将是国内IT业未来十年运转最盛行的行业选择。”

“高人哪！”我对顾思奇说，“高！实在是高！他叫什么名字？将来他一定会成为引领国内IT业市场的巨鳄。”顾思奇说：“我们经理姓高，就叫高明。”我说：“你少给我扯淡，快告诉我他叫什么？”顾思奇说：“他叫杜一凡。”我“噢”了一声，这名字听起来不像是个名人的名字。顾思奇说：“名人的名字本来就很响吗？普通人出了名就是名人，名人出了名，再普通的名字都很响亮。”我说：“你这是哪门子狗屁逻辑？”

就这样，顾思奇的公司开起来了。电脑配件专营、软件专营、DIY 装机咨询，雇了三个搞销售的女孩子，聘了两个搞技术的大学生，一个搞硬件，一个搞软件。我和顾思奇负责整体策划市场运营，当然是哪里缺口大，我们就像沙袋一样补在哪里。起初几个月，运作的还算红火，因为我们的辛勤劳作，一个月下来除了租房、工资一切开销，净赚两万。我说：“乖乖，这活能干。”顾思奇正儿八经地给我发了五千块钱，说：“老郑你就死心塌地给我干吧，我也想好了，反正这公司就咱哥们俩人儿的，算是开山鼻祖、门派创始人，给我老爸收回成本去，咱们二一添作五，各占公司股份的百分之五十。”我说：“这样不太好吧。”他说：“怎么你嫌少？”我说：“我就是个人力，也没投一分钱现金，要不还是先别领工资了，算作股金吧。”顾思奇说：“你看你这人，我知道你家里的情况，赶紧给家寄点钱回去吧。只要咱哥俩能一股绳拧下去，将来准能干出点大事来，现在你还分什么你我呀。”

我被顾思奇这一番话深深打动了，说：“老顾你放心，我一辈子在你这里。”

我把自己的右手放在自己的左胸口上。我们第一次这么一本正经地面对面、心贴心地直视着对方，我也是第一次对别人这样说。除了以前的俞斐，顾思奇是我第二个心甘情愿为之付出而不取分毫的人。这使我不由得想起了《三国演义》里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情形，虽然少了一人，也没有抔土为灰、捻草为香，行义结金兰之“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几拜之礼，但今生从此刻起，顾思奇就是我的异姓亲兄弟。我当时心里确是那样想的。

过“五一”节的前两天，我和顾思奇正忙着搬货给一个客户送去，张婷来了。她对顾思奇说：“嗨，顾总，生意兴隆啊！”

顾思奇说：“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吗？”

张婷说：“哎！什么话，没什么事我就不能来你这儿了。”

这时候，电话响了，顾思奇赶紧跑回去接电话。我就和张婷瞎

聊了几句。

我随便问她：“你们现在在哪儿实习？”

张婷说：“在市里各大医院啊，有的在积水潭，有的在301，我和金小曼在市传染病医院……”

“金小曼她好吗？”我怯怯地问。

“你是问她啊？”张婷说，“你可把她给坑苦了，自从那日跟你那样以后，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不会那么脆弱吧，都什么年代了。”

“你当然无所谓了。这种事什么时候不是我们女孩子吃亏啊，你们男人啊，没一个好东西。”

“那天我不是故意的。”

张婷停了一会儿问我：“你真的很喜欢她吗？”

“我们相互都不了解对方，谈不上喜欢，只是好感。”

“你们应该再见一见，好好了解了解，她是个非常好的女孩子，学习好，对人也好。”

“是啊。”

这时，顾思奇打完电话出来，问：“你们在聊什么呢？不是在背后骂我吧。”张婷说：“怎么，你耳朵发烧了？说几句正经话，顾思奇，‘五一’节我们去天津玩，你们去不去？”

顾思奇说：“你看我这忙上忙下的，里里外外一摊子事儿，我们要是走了，谁来管这一摊子事儿啊？”

这时候，我说：“老顾你就答应她去吧，这里有我呢，一切放心。”

顾思奇说：“你不去啊？”

我说：“天津……我就不去了，下次要是去上海的机会，你先轮我去。”

我们三人都笑了。

“五一”节那天，中关村那边很热闹，我们店里也来了不少顾客，生意很好，我们忙里忙外的，都有些招架不住了，我真后悔把

顾思奇放跑了。正在我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身边突然站着一个人，我抬头一看，是金小曼。我感到有些意外，说：“你好！你怎么来了，你没和他们一起去天津啊？”金小曼说：“我没去。刚才去图书大厦，正好顺路，就过来看看你。”

一上午，金小曼帮着我们接待顾客，整理货品，跑来跑去，忙个不停。一直干到下午一点多，大家又累又饿，我叫他们买回外卖来吃，对金小曼说：“要不，咱们去外面吃去吧？”

金小曼说：“这里这么忙，还是别出去了。”

一起吃过午饭，稍稍歇了不到半个小时，一下午的忙乱又开始了。下午下班的时候，我和金小曼都长吐了一口气，我说：“总算是又过了一天。谢谢你，金小曼。”

“谢什么呀，大家都是朋友嘛！”金小曼似乎想到了什么，话一出口，就赶紧低下了头，我看她的时候，她脸也红了，美得就像一朵含苞欲绽的花。

我说：“待会儿，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她说：“去哪儿？干什么？”

我说：“西苑那边，去吃饭，我们老家人开的饭馆。”

金小曼说：“好。”

然后，我就蹬着送货用的那辆三轮板车，金小曼坐在后边，迎着夕阳温暖的辉光和和煦醉人的春风，一路走，一路给她讲着我有趣的童年旧事。道路两旁的垂柳，摇摆着一根根绿丝条，汽车从我们身边呼闪而过，身边的人们过来过往，我们都觉得好似不关我们的事儿一样。这样的感觉真好，有点像这个季节，令人朦胧暧昧。

半个多小时以后，我们到了我老乡的餐馆。老板姓李，看见是我，远远就热情地打着招呼：“好久不见你了啊，小老乡。快，请进请进。”

“是啊，有一年半了吧？”我跟老板打着招呼，“怎样，生意还行吧？”

我和金小曼走进去，选择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服务员拿着菜单走过来。

我说：“你点菜吧。”

金小曼笑笑说：“我不太会干这事儿，还是你来吧。”

我只好用眼划拉着菜单上的每一道菜，嘴里念一道，就问她：“红烧鸡翅，你喜欢吃吗？”

“红烧茄子，你喜欢吃吗？”

“红烧里脊呢？”

“笋茸百合？”当我念完这道菜名后，我们同时愣住了，都盯着对方的眼睛，我说：“这道菜虽然素点，很好吃的，要不要尝尝？”

金小曼说：“是啊，名字很好听，我也非常喜欢吃。”然后抬起头一直看着我。我说：“你是喝橙汁儿，还是可乐？”

她说：“你喝什么？”

我说：“啤酒。”

她说：“我也喝啤酒。”

我很意外地说：“还喝酒啊？”说完又觉不妥，“行，那就少喝一点吧。”我要了两瓶雪花啤酒，给她倒了一杯，我自己倒了一杯。

菜上来了，我举起杯说：“金小曼，对不起，那天我……”

金小曼说：“那天的事也不能完全怪你，我也有责任。好了，过去的事就不提它了，来，我们喝酒。”金小曼猛地喝下一大口去。我怔怔地看着她。“快喝呀，你倒是。”她说。

我端起酒杯一口干了见底。金小曼说：“好样的，够意思。这才像个男人嘛。”我们一边吃菜，金小曼拿着酒瓶又倒满了我的空酒杯。

整整两个小时，我们才把这顿饭吃完。金小曼显得快乐极了，双颊起了红晕，全身清爽明朗，没有丝毫醉意，尽管她也和我一样喝了一瓶啤酒。在回去的路上，她坐在后边，紧紧地搂着我的腰，叫我心咚咚乱跳。

晚风轻拂，华灯初上。街上行人悠闲，人声嘈杂，春夜迷醉，

我心汹涌。走到北三环的时候，我问她：“我是直接送你回学校还是……”

金小曼没有回答。在春风里，我就低着头蹬着车往她们医科大的方向走，车子越蹬越慢，好几次她都问我：“是不是很累啊？要不我下来帮你推着走？”

在她们学院门口，我把车停下，扶她下来，她揉揉屁股，说：“好痛好痛。”我拉着她的一只手说：“慢慢走走就好了。”我搀着她在浓密的树荫下、黑幕中遛跬着。一会儿，她说：“好了，你回去吧，郑南。”我说：“行，你也回去好好休息吧，累一天了。谢谢你啊。”

她笑了。我过去推着车，正要蹬着离去。

金小曼突然跑过来，从后面紧紧地环抱住我，说：“郑南，我……”我像那根被遗忘在黑夜里置放了好久的木炭，万丈激情勃然而起。回头抱紧她，拼命地亲着她的脸、眼睛、鼻子、耳朵和双唇……我搂着她在她们学院门口，弓着腰很久地相吻着，最后我把她抱上车，发疯似的向住处奋力蹬去。这一晚上我们紧紧拥在一起，再也没有分开过。

过了只一天，顾思奇就回来了。晚上十一点多，他重重地敲着房门。我穿个裤衩趿拉着鞋去给他开门，一进门他就嚷嚷：“没劲透了，整天不是转商场就是逛公园。怎么样？这两天店里销售情况，还行吧？人挺多的吧？”我挠挠头：“还行，那个……”

“家里有什么吃的没有，我还没吃饭呢！”看见卧室门开着个缝儿，他就要走进去。我赶忙拉住他：“老顾，老顾。”他正要说话，我拿右手食指放在嘴边做一个“嘘”状。他明白了。我心想，老顾，多聪明的孩子呀。老顾说：“是谁？金小曼？”看着他纳闷儿的表情，我自豪地点点头。老顾说：“你小子行，真行！”他站起身来要走，

说：“我去公司住。你好好淫荡吧。”我说：“这么晚了，要不就在沙发上凑合一下算了。”顾思奇还是走了，我和金小曼在床上又过了一个难忘的不能入眠之夜。

第二天，顾思奇说：“郑南，好小子，以前我咋没发现你有勾引女生的天赋呢？”我说：“以前我可能还没进化到这一步吧。呵呵，是她找我的。”顾思奇说：“福气啊福气！羡慕啊羡慕！”

后来，金小曼天天来我们这儿。顾思奇就开玩笑说：“小金，干脆毕业后自己分配到我们公司算了。于公于私，资源共享嘛。”金小曼说：“只要你们这儿需要门诊医师，我就来，可不是来打杂和当搬货的小工哦！”

这个春天是我一生中过得最幸福的一个春天，我和金小曼去故宫，钻景山公园的林子，漾舟北海、颐和园，蓟门烟桥……到处都留下了我们爱的足迹。

人们总是用如胶似漆来形容热恋中的男女，那么恋爱是什么呢？我觉得就像甜点心。金小曼说：“郑南，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已经对我厌烦了、腻味了，你才这样说呢？”我说：“你想到哪去了，我喜欢吃甜点心。”

金小曼扑哧一声笑了，说：“怎么，你们男人也有喜欢吃甜食的吗？”

“我从小就爱吃甜点。吃再多也不觉得腻。”

“奇怪，怎么会？”

“可能从小苦吃得太多了的缘故吧。”

金小曼就搂着我的腰说：“可怜的苦孩子，咱以后不再吃苦了，我叫你天天吃甜点心。”

我们头偃着头，并排坐在紫竹院公园里的草地上，望着身边绿树上灿烂绽放着的粉紫色的花朵，幸福地憧憬着并不遥远的未来。

就这样，我一边和顾思奇经营着凯达创奇科技公司，一边和金小曼经营着我们的爱情甜点，不觉就到了冬天。白天累高兴，晚上

累舒服。可是这种快乐状态维持的时间并不是很长，灾难就像是从天上掉下的大陨石，我心里的幸福一下就被砸得粉碎。

1996年12月6日，是个值得祭奠的日子。我们的凯达创奇科技公司终于在一场大雪过后，宣告破产了。公司总裁顾思奇表情肃穆庄严地说：“一个伟大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说完后，两行热泪潸然而下。事后，我们俩蜷在出租房里长达十日不出房门，各自寻找着导致公司破产的主要原因和直接责任。张婷和金小曼来了，我们也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

我说：“是我，重色荒业，纵欲思淫，思想松懈……我应该负大部分责任。”

顾思奇表现得很冷静，“别瞎扯，那能怪你吗？我仔细想过了，也许我们都没有错。”我说：“那是因为什么，后半年的销售会一落千丈？”顾思奇说：“也许我们经营上是有经验不足、管理不善的问题，也许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最主要的不是这些，是市场！你想想，咱们国家现在的IT业刚起步没几年，属于高科技尖端产业。产品主要以国外品牌和国内数得出的几个厂家品牌为主，硬件和软件捆绑销售，主要服务对象是国家企事业单位和专业应用单位，还不能进入一个市场普及阶段，家用电脑市场还没有开发出来，而咱们所经营的项目却正是普及阶段的配件产品。那么，没有形成一个系列普遍化的市场，产品怎么能不滞销呢？所以说，我们的失败是必然的。孕育一个良好的买方市场也许还得等上几年，我们就像是走在最前列的两个拓荒者，要不改变方向，重新投入资金，就只能这样做牺牲了。”

顾思奇的理性分析和冷静思考，对我触动很大，他的言下之意我也听懂了。他说：“也许咱们能一直坚持下去就成功了，但我不知道要等多久。”我说：“能有多久，我陪你就是了。别这么泄气，哥们儿，干革命哪有不牺牲就成功的，振作起来。”他说：“可惜我不能了。”我说：“怎么你要回去？”他点点头，说他爸昨天打电话过来，说他妈最近摔了一跤，脑出血，叫他赶紧收拾一下回去。随即，



他简单地打点了一下，就准备走了，晚上九点的车，还来得及。他说：“我就不向张婷告别了，回头你替我向她道个别吧。”我点点头。我送他到北京站，胡乱买了些路上吃的东西，塞给他。他说：“你回去吧，我走了。”我看着他那张黑黑的略显失意的熟悉的脸，问他：“你什么时候能来？”他说：“不知道。你回去吧，回头打电话。”他裹着厚厚的羽绒服走了，临进站快看不见身影的时候，我看见他用手抹着眼泪，然后消失在茫茫的人海中。我站在外面的雪地里，任由寒冷的北风掠过，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心里暗暗地说着：“朋友，珍重！”

当晚我回去的时候，看见金小曼一个人站在楼下的雪地里，鼻子冻得红红的，搓着手不停地跺着脚。她说：“你去哪儿了？我都等你半天了。”我没吱声，闷声闷气地往上爬楼梯。

睡觉的时候，金小曼往床单下面摸安全套，顺手摸出一沓钱来，她说：“郑南，你快来看，这有一沓钱，还有一封信。”我接过那封信，迫不及待地打开来看：

郑南：

我的好哥们儿，好兄弟，这次回去恐怕我再也回不来了。不是因为创业失败的事，你放心，我有接受挑战失败的勇气。家里需要我，我不能太自私。身上就只剩下这两千块钱了，留给你，还有从公司里搬回来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你就看着自己处理吧。

回头找家大公司去上班吧，那样能有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我们不能再瞎玩了。金小曼是个好姑娘，对你也挺好的，差不多就行了。好了，就写这些吧，加油！保重！

老顾别字

1996. 12. 20